



隱
地

後窗之一

壓稿

「我的一篇文章投出去已經三個多月了，不登，也不退，寫信給主編，連個回音也沒有，不知他們在攪什麼鬼！」

「三個月算什麼？我的稿子差不多被他們壓了整整一年，前些天，在一個茶會上，看到他們的主編，還和我微笑點頭握手，就是不提稿子的事，其實他很清楚壓稿的事，每次打電話給他，都說最近就要登出來！」

「不管如何，你們都是自投羅網，是你們自動投稿的，對不對，

我纔冤枉，當初左一封信，右一個電話，十萬火急令的硬要我『賜』一篇稿子給他，好了，稿子交了出去，再也沒有消息，隨便你怎麼催，怎麼問，就是相應不理，本來彼此都是好朋友，弄到後來見了面像仇人，噯，其實登不登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使我大惑不解的是，明明不準備用的稿件爲什麼硬要壓着不退呢？」

「我生氣的也是他們不肯把稿子退給我，投稿嘛，總不可能百發百中，只要退回來，我可以再投別的報章雜誌，如今一壓三、五個月，硬是把我對自己的一些信心和希望全部壓死了，投稿？寫作？哼，我可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啦！」

「我的毛病比你們都大，只要有一篇投出去的稿件沒登出來。打死我也寫不出一篇新的稿子，好了，現在所謂的『超級編輯』們，愈來愈習慣壓稿，壓得我所有的創作細胞都死光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是幾個寫作的朋友聚在一起時抱怨的聲音，偉大的編輯先生，請不要再一天到晚談計劃和構想；文化理想和社會參與，在進行您偉大的抱負之前，偶爾也應該靜下心來，坐在你吃飯的傢伙——編輯桌前——把抽屜拉開，清理清理堆積如山的稿件；坦白的說，看稿改稿退稿纔是你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，編輯人，本來就是一個幕後英雄，一個燦爛花團後面的園丁，如今大家都想做一隻孔雀，炫耀自己的美麗和才華，難怪引頸企盼的投稿人，永遠要澈夜翻騰到天明！

廣告外一章

廣告，是一種嗎啡，做生意的人，賺了錢，固然心甘情願的大登廣告，希望財源更加滾滾；賠錢的時候，更是非做廣告不可，產品推銷不出，第一件想到的就是：宣傳不夠！要宣傳，就必須先登廣告！

最近由於出版業特別不景氣，爲了突破困境，製造一點新氣象，我所主持的爾雅出版社，很想在銷路比較大的聯合報登個三批全廣告，可惜最適合刊登文化廣告的聯合副刊下已取銷了廣告欄，遂決定忍痛多花點錢，把廣告登到第一版去，使我意外的是，廣告員竟然說聯合報第一版不接受出版廣告，他的解釋是：書籍廣告，文字多，且要排版，聯合報喜歡經過美工設計具有美感的廣告稿！

使人納罕的是，廣告員的這番大道理還在我耳邊縈繞，有一天，聯合報第一版竟然刊出了一家出版社的新書廣告，搖電話去探問原因，廣告員說這家出版社的負責人頗有來頭，廣告稿是老闆關照過的，

報紙是文化事業，却不肯接納文化廣告，或者說是有限度的接納文化廣告（至少，聯合報的體育新聞下，是歡迎新書出版廣告的！如果有人事關係，第一版也偶爾還是開放的。）這真是一個笑話，一個一點也不好笑的笑話，一個使知識分子想哭的笑話！

報紙自大、墮落到此地步，竟然還不開放報禁，難怪我們的社會，一直喊說要剷除特權，而特權思想和行爲却如影隨形，無所不在。

67年度短篇小說選

李 昂

編

定價七十元

六十七年度的國內文壇是小說的風騷，鄉土論戰之後，作者以實績來履行他們的文學理念，使小說藝術，尤其是短篇小說，走到了一個變數的當口，編選者李昂甚至透露了一個「可以期待一部偉大的長篇」的訊息！本書計選陳映真的「夜行貨車」、李雙澤的「終戰の賠償」、宋澤萊的「鄉選的兩個小角色」、洪醒夫的「散戲」、蕭颯的「我兒漢生」、陳鏡花的「微細的一線香」，真正展露了六十七年度短篇小說創作的風貌。

優待本刊讀友，直購八折（五十二元）。請利用本社一九二七四郵撥帳號。